

当代欧美小说畅销金榜文库



[美] 罗伯特·利勃曼著
Robert Lieberman

波比

刘辉修译 ● 新世纪出版社

as the work to go on
as after receipt of w
the option to terminate
the Proprietors to the Publishers to
termin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ublishers' stock of the Work is

is not valid until it has been signed by
once payment set forth in Clause 5.

a pet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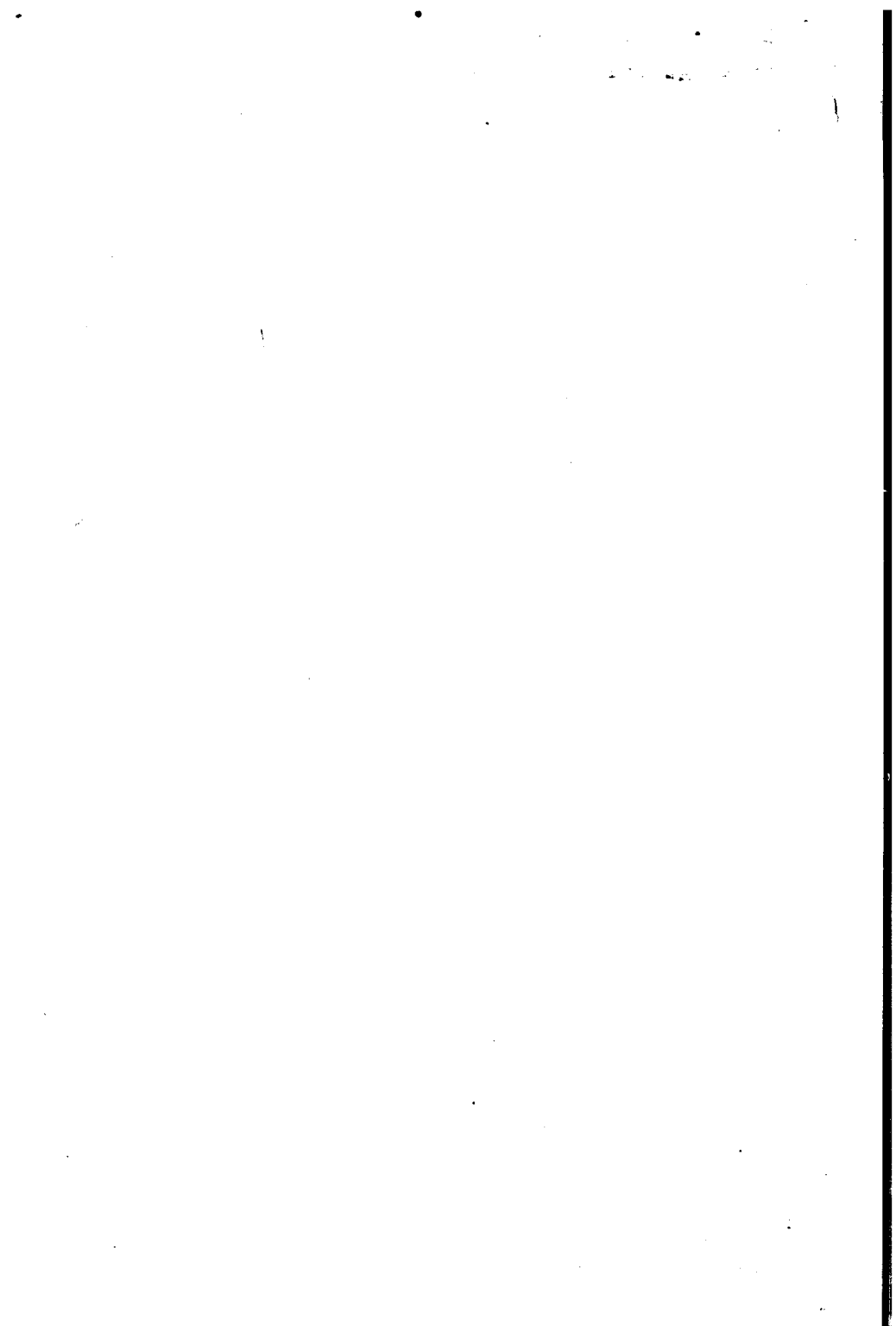
波比



刘辉修译 ● 新世纪出版社

ive

第一部





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多丽丝·拉姆茜都是个怪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传统意义上的老姑娘，一个脊椎弯曲得很厉害，穿着二次世界大战前流行服装的女人。午餐时，人们经常看见她从波尔顿初中图书馆出来，弓着十几岁时就有的驼背，沿着卡亚加大街往艾萨卡公共草地走去。如果气候暖和，多丽丝就会穿一件旧式皱绸衣，垫着坎肩，头发僵硬地卷起来堆在头上；如果天气像现在这样冷得刺骨时，她的衣服就会藏在一件旧羊毛大衣下，头上还盖着一顶相衬的帽子，帽沿上不是镶着翎羽，就是嵌着几簇草蓂叶。

在整个学年中，午餐时多丽丝·拉姆茜总是经过同样的街道。先沿着卡亚加大街往南走，穿过卡特街、水牛街和西尼卡大街，最后在一家牛奶店停下来。在这间咖啡馆里，她会跟其他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寒暄几声，要份当日推荐菜和一杯茶，就坐在那个她坐了有三十年的角落里的位子上。

尽管弯曲的脊椎和过时的打扮使多丽丝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但她性情温和，喜欢与人交往。虽有些内向羞涩，但还是注意在路上停下来，微笑着和城里的熟人打招呼，并闲聊几句，比如天气如何？花开了没有？叶子转红了吗？然后她就像只乌龟似的伸着头，蹒跚地走过卡亚加大街回到学校。

起初，多丽丝·拉姆茜是水牛街上圣约翰小学唯一的图书管理员。学校离她在柳树街的房子只有几个街口，这是一座阴森的砖石建筑。窗棂上爬满青苔，高高的篱笆围住院子。多丽丝喜欢小学的工作，尤其是和孩子们在一块。到每周一次的阅读时间时，学生们就会排成两队，进到多丽丝在一楼的领域——一间满是书架书格的旧教室，阅览室两侧堆满了报刊、书籍、百科全书，再加上一班二十五个学生，就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供转身了。小家伙们刚到总是精力旺盛，活蹦乱跳的，时而互相拉扯，时而傻笑不已。拉姆茜知道该如何引导他们。不等嬉闹的场面静下来，她就会从自己书桌上的书架里取下一本故事书，缓缓读来，每次只念到几行，孩子们尤其是一二年的小学生们准会静下来。在那半小时里，她会给他们读探险或历险的故事，小侦探的故事，狗的英雄行为，和探险家们的传奇。在剩下的时间里，多丽丝会趁孩子们精力仍集中时，告诉他们这间书籍成堆，空气沉腐的小屋子是知识的宝库。在这里，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她会告诉他们这个库房是如何根据简单的顺序排列的，还有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称作“旧书”。她会急切地告诉他们，凡是他们没有读过的书都是新书。

尽管多丽丝从未结婚，也没有孩子，但孩子们知道她爱他们。这一点在她和孩子们相处时柔和的声音和可亲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她安慰伤心的孩子抱住他们的时候看到，更显露在他温存的目光里。多丽丝小姐没有生育是她痛苦的根源之一。在她十五岁时脊椎明显开始萎缩，并在上身的压迫下变得弯曲了。尽

管用过多种矫正器，还请罗彻斯特大夫和纽约的一些专家诊断过，但她的脊椎还是继续弯曲，一年比一年厉害。到十八岁那年，她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驼子。没有男人愿意看她一眼，当医生告诉她母亲时，她就知道，她今生不会有孩子了。她的姐姐结婚度蜜月时，惨死于一场车祸，后来她的父母相继在同一年去世。多丽丝便孤单一人住在柳树街简陋的房子里。她后来在教育部门找了份工作，并尽力习惯这种生活。她领养了两只猫，后来又增加到四只。她通过儿童基督基金会资助过六个小孩的生活，这个基金会每月要去了她的大部分薪水；她开始还不定期地到父母生前常去的循道公会教堂做礼拜；并告诫自己生活中还有比U形脊椎更痛苦的事。在一时软弱时，她会提醒自己，尽管她无儿无女，但却有二百多个学生，更别提海外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了。总之多丽丝不是个爱抱怨的人，即使在生活中遭受到残酷打击也毫无怨言。

当多丽丝被告知要转到这所新的初中时，她只认命地耸了耸肩说：“也许这正是该有些变化的时候。”

“我们会想你的，多丽丝，”校长奥利弗·埃德里奇说。她既是多丽丝的朋友，又是同事。奥利弗是个高大粗壮的黑女人，笑起来很圆滑，忧心忡忡的眼睛下总有几圈黑眼圈。当她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多丽丝时，甚至不敢看她。多丽丝笑着说，“你说得我好像就要搬到世界尽头去一样。”

这还是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事。她的话现在看来是言中了。这所初中嘈杂喧哗，杂乱无章，散漫自由。这儿图书馆不再是图书馆，它被称作资料中心。到她班上来的孩子们不会因为她讲神话故事或读冒险小说而安静下来。他们高大笨拙，就像任何十几岁少年那样年少无知。图书馆不再是小学那间拥挤却温馨的小屋子。它居于一楼当中，就像这所“露天”学校里的其他教室一样没有墙壁，楼上面是个圆形大厅，围绕图书馆，同学们上下课从此通

过，站在阳台上，总要往下看看资料中心和他们年迈的驼背管理员。诱惑如此强烈以至他们不能抵抗，从楼上面毫无例外地会丢下来一些纸飞机，餐厅中的馅饼，粉笔头，还有从无辜的学生手里夺过来的书本。有一次，一个可乐瓶子摔在多丽丝的桌子上。她终于打破沉默，把桌子移到较安全的地方。下课时，阳台两边各站着两名老师，以防事故再发生。尽管如此，他们继续捣蛋，书籍失窃破损之事时有发生。

多丽丝尽可能掌握他们的行为方式，就像她学会如何适应自己的畸型，习惯孤独的生活和漫长空虚的周末。

一次，她在牛奶店遇见奥利弗时向她吐露。“我想我正在一年年变老。”这对多丽丝而言，相当不寻常。的确，她一年年衰老下去，也更易感到疲劳，不复有往日的充沛精力。

“你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奥利弗点头承认，没有再說下去。她自己也越来越老了。她一样地对世上正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和震惊。

“再过——还有几年？”多丽丝自言自语道，她似乎在衡量自己的状况，猜想她现在如此憔悴是否因为身体出现小毛病，“再过六年。”

奥利弗张大嘴，迅速吞掉口里的茄子，问：“到时又怎样？”

“到时就退休，我一直想旅行，嗯，就去旅行。”多丽丝眼睛一亮。

她俩那次见面是在一月初。一个星期后，多丽丝艰难地走在雪水泥泞的街上，刺骨的寒风呼啸地穿过卡亚加湖畔，一直冷到她的骨髓里。多丽丝终于意识到在她体内真的有某种未知的东西在活动。她不仅总是疲惫不堪，而且似乎再也受不了严寒。即使是这个数年来最暖和的冬天，她似乎也受不了。每次出门，寒风迎面一吹，冻得她浑身颤抖，上牙直打下牙。不尽如此，便是走路这种

简单的活动也很费劲，脚步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像泡在水里一样抬不起。过去即使是在这种天气，散步也颇轻松惬意，现在却使她气喘吁吁。现在她仔细一想，不管毛病在哪，这种情况都持续了几个星期了，可能有一个月了。她在手套里转动手腕关节时意识到它们都肿胀起来，她胸部有点痛，腹部莫名其妙地鼓起来。当寒风凶猛地卷起她的旧大衣时，她突然想到她也许病到不能坚持到退休了。她梦想的旅行也不过是个梦而已。

奥尔兹夫妇首先觉察到拉姆茜小姐不对劲。这对退休夫妇住在柳树街拐角的一座大灰砖泥房子里。他们自认是周围街邻的看护者。天气暖和时，他们就搬出椅子坐到门廊上，对每个过路人评头论足一番，斥责狗主人让狗在他们的灌木丛里小便，命令把糖纸丢到路边的孩子们把它捡起来，提醒邻居要除草耙叶了，以免风把树叶吹到他们家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里。

查理和爱德娜·奥尔兹的日子就在照料庭院中打发。他们一片一片树叶地剪掉叶尖，弯腰拾起一片片落叶，第一场小雪过后就开始在过道上铲雪。除此之外，他们最重要的嗜好是观察邻居们的一举一动。例如，他们知道住在耶兹角附近的房产经纪商莫兹是个酒鬼，在一次酒精发作后被送进救护车。他们知道希克斯家一无是处的女儿和父母打了一架；他们知道哪天那个黑女人奥利弗·埃德里奇从家里穿过湖畔过来向多丽丝问好。因此，他们能察觉到多丽丝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多丽丝，哪不对劲？”查理问。他靠在削冰刀柄上，一边整理头上的红方格帽。他双颊冻得通红，但他家门前的过道是柳树街唯一一条没被雪覆盖的。

“不对劲？”多丽丝呼应着说道，一边从他让出的路上走过去。“一定是因为这个冬天的缘故。”她笑道，一边强迫自己脚步利索

些。

“不能怪这个冬天，不管怎样，还没冷到那时候。”奥尔兹说。他取下羊毛帽，搔了搔秃顶，望着多丽丝朝街那头走去。正像多丽丝在学年中每一天中餐过后重复过无数次一样，她登上台阶走到门廊处，取走邮件，飞快地查看一下她养的猫，然后匆匆往学校赶去。

奥尔兹目送多丽丝弓着背走过街头，然后转个身消失了。

“我说了，是不是？”埃德娜蹑手蹑脚走到丈夫身边，她一直站在窗口观察，多丽丝一走，就跑来告诉查理。

查理·奥尔兹深吸了一口气，吐出一串白雾。眼睛仍盯着已悄无一人的拐角处，然后把视线移到与街道平行的冰冻的溪面上，“嗯——”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看上去真糟糕，脸色苍白，一身病态。”

“依我看，肯定是癌症。或者更坏。”

“比如？”奥尔兹转过来面对妻子，他看上去明显不舒服。

“上帝知道。”

“但愿不会传染。”

2

欧维·夏克利住在山上，他们自己称之为东山。他和妻子露丝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一座奢华的旧石屋里。屋子费了一番功夫才修葺好，它座落在卡亚加高地的岬角上，风景开阔，可以看到湖畔、西山和多丽丝·拉姆茜及其邻居居住的瀑布河谷。夏克利教授个子较高，但显得很瘦，有一双饥渴的黑眼睛和一圈山羊胡，过早露出了几丝白发。他是个作曲家、音乐家。尽管现在是在大学以教书为生，他主讲一系列大型的音乐欣赏课，指导理论和作曲知识，有时也教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决定教书是他几年前作出的一种妥协，当时这似乎是唯一一条使他既能养家糊口又能继续作曲的途径了。

有天下午，他和露丝呆在厨房里时说：“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大块腊肠一样。”

“哦？”露丝困惑地问。她块头高大，长着一头黑卷发，思维敏捷，在南山一所学院里教数学，总是一脸灿烂的微笑，是那种难得

有烦恼的人。

“就像块腊肠，每天都有一片被切掉。如果你提出抗议，他们就会说：‘发什么牢骚，那不过只是一小片而已，’但我害怕有一天醒过来时，发现整块腊肠都切光了。”

“这话听起来简直是胡说八道，”露丝反驳道。她竭力想使他振作起来。

夏克利淡淡一笑，但他那双盯着远处的眼睛泄露了一切。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片腊肠，从中他看到自己的过去——看见一个年青人不到二十岁，便憧憬着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一个音乐的创造者。夏克利从伊斯特曼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有幸得到了著名作曲家甘德·舒列的赏识。在这位德高望重的作曲家的推荐下，他去了坦克伍德学习作曲。其间，他创作出许多崭露头角的作品。在一九六五年，二十四岁的夏克利完成一曲咏叹调——《最后之星》。这部作品乍看上去很简单，没有经过孕育时的阵痛就问世了，但却是一部才华横溢之作，显露了作者的天才。它就像一颗慧星降落在当时的音乐界，使夏克利这个默默无闻奋斗着的学生一跃跻身于功成名就的作曲家行列。人们向他举杯，请他赴宴，就像接待王室访问成员一样招待他。全国各个著名乐团争相演奏这部新作。巴尔蒂摩、休斯顿、旧金山等交响乐团都先后演奏过《最后之星》。《最后之星》是一部如此恢宏的管弦乐作品，以至《纽约时报》一位以尖刻著称的评论家也欢呼它是一部现代的杰出的经典力作。夏克利至今还能引述这篇评论：“夏克利的《最后之星》是半音阶的独特管弦乐作品，旋律优美和谐，极富想象力，堪称音乐典范之作。”

人们以优惠的报酬请他指挥自己的作品，请他做讲座，或只露一下面。他终于得到音乐界最大的荣誉。他至死也不会忘记当他收到宣布他荣获普利策奖的电报时的激动兴奋之情。

荣誉如潮水般涌来，奖金赞助接踵而至。库塞维茨基奖，弗诺姆奖等等，任何一个基金会都把钱往他身上堆。有了经济资助，又有乐观向上的心境，夏克利回到家里又开始作曲。他的新作采用的还是创造《最后之星》时简单基本的技巧。但好像某根神经出了毛病，他以后的新作似乎少了某种东西，却又不知如何修改。他会重新写过，四处改动，甚至把整部作品丢掉，然后又拾起来，到最后在一阵爆怒中将新作撕成碎片。曾经是爱不释手的劳动成果如今变成了让人难堪的痛苦。

他越是摆弄修改，作品就越是晦涩不清。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曾经被管弦乐团争相演奏的音符也只能在二流乐团中听到；慢慢地他的奖金也枯竭了。

最后在七十年代中期，夏克利在几近破产的境况下，接受了一所大学的聘任，来到艾萨卡。正如现在一样，他当时就明白，他是在吃普利策奖的老本。这将是一大片腊肠，除了教书，他还能干什么呢？他要养家糊口。他的三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像匹马。况且教大学一年级学生音乐欣赏并不是这一行中最差的。不是吗？他还可以再作曲——不管身在何处，也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他天生就是一个作曲家，至死都是。

事实上，在大学里，他确实坚持作曲。他创作的时间是早上上课前，周末，有时是在晚上。他鞭策自己一首接一首地写，但创作带来的那种喜悦和兴奋似乎已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只有枯燥无味。高尚的情感被弃之一边，欧维·夏克利暗地里在想他今生今世只怕再也拿不出绝活了。

“你的妙语还没讲完吧，”露丝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戳了一下他的肋骨，想让他高兴起来。

“嗯？”夏克利从遐想中惊醒过来，心不在焉地抬起头，“哦，欧维，你这人真不可救药。”她吻了他一下。他本能地搂住她，紧紧地

抱在胸前，似乎通过她，他能紧紧地攫住整个世界。

当他放开她时，她静静地说，“我能理解你说的。”但他怀疑她真的理解。她的生活一直有条不紊，轻松简单，他怀疑她真的能了解他的痛苦。

“有时候，我在晚上醒过来——”他说，走到他最喜欢的窗口前，从那可以眺望山谷，他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了。他的目光从横穿城市的卡斯卡迪那河掠过，这条冰河从山谷口流出，一直流到湖畔脚下。有那么一片刻，他的眼光停在柳树街与河床平行处，然后又移开。他拾起刚才的思绪，“一想到我已经完了，我就常常惊出一身冷汗来，我再也写不出一个音符，一想到这就是结局了，我就感到死亡般的痛苦。”

“还有更糟糕的事呢。”露丝忧郁地说。

“哦，当然，”夏克利把自己从忧郁的思绪中拉回来。一想到露丝和孩子们，他对刚才不可告人的念头不寒而栗。“还有，另一些时候——”他拖长着声音说。

“怎么？”露丝催促道。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转过身来看着她，正如他预料的一样，她一脸忧郁的笑，露出大而发亮的牙齿。

“说啊！”

“哦，没什么。”他自我解嘲地笑笑。

“告诉我。”她坚持要知道。

“好吧，我正处在生活的转折点，现在只是暂时一段时间，一段间隙。我将要做出成绩。发现和创造某些东西，永远改变我和我身边的人，就像从前一样。《最后之星》最后变成第一颗星。”

“听起来乐观多了。”露丝说。

“是的，我想是的。”

3

多丽丝尽量不去理会她不断出现的不适，尽量忘记一早起来就感到的恶心和呕吐。通常这些不适会随多丽丝到学校时慢慢消失。她安慰自己说她昏厥的时间短，也不经常，女人年纪一大，这类毛病就会出现。但不管她睡多久，早上醒来时总觉得精疲力竭，而这也被她尽量忽略过去。最令她烦恼的是她的背总在痛。不管她如何坐卧，也不管她如何挺直腰板，背脊都痛得厉害。而且，尽管她尽力控制自己巨大的食量，体重还是在增加。于是，她得出结论是她增加的体重对脊椎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加重痛苦，但她把恐惧藏在脑海深处，即害怕她的脊椎又在变软，害怕自己脊背变得像根麻花，最后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残废，如果有什么事是多丽丝不愿承认的话，就是依靠或求助他人。正如她有一天对奥利弗说的一样，她宁愿去死，也不愿无助的依靠他人。

多丽丝很少去看医生。她最害怕的莫过于医生要她脱去衣服，露出残疾的躯体。她对一切毫无怨言，只要不去看医生。但在

二月一个阴沉的下午，她回家时，事情已由不得她做主了。

事情发生在艾萨卡一个典型的阴天里，天空布满黑而厚重的阴云，慵懒的雾气低低地绕过山顶，俯视着多丽丝在瀑布河谷的房舍附近的大学。在那个二月的下午，确切地说是星期二，多丽丝从位于汉科克街的超市里购物回来，胳膊上挂着两个重重的菜篮，步履维艰地走在柳树街上，侧着脚踩在波伊尔家前面滑溜溜的冰面上，波伊尔一家去佛罗里达过冬了。突然，她的心脏莫名其妙地剧烈跳动，冷汗直往上冒。很快全身都汗湿了。多丽丝惊慌失措，加快速度，疯狂地往家里跑，一边提着软耷耷的脚步往前冲，一边全神贯注地望着自己的屋子，好像这样就可以镇住恐慌。她告诉自己，只要一走到家门口，她就安全了。她走到院子前面，集中精力望着门廊上斑驳的油漆。这时突然房子开始摇摆，人行道在她脚下起伏不定，街这头的树都挪过去了。突然她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几秒钟后，等她睁开眼睛时，发现查理·奥尔兹带着袖套，弓着身子望着她。

“哦，我一定是摔了一跤。”多丽丝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爬起来，身边尽是碎玻璃，烂鸡蛋和几听猫食罐头，一根莴苣滚到了门廊下面。

“你不是摔倒的，是昏倒的。”

“查理，快去叫救护车！”紧张地站在一边的埃德娜指挥着。

“不要，我只是暈了一跤。”多丽丝反对，她还坐在地上。

“暈了一跤，我的天啊！”埃德娜尖锐地驳斥。“我们一直站在窗口，看着你昏过去。查理，你去叫救护车，还是我去。”

“请不要去。”多丽丝爬起来，靠在奥尔兹肩上。

“你不应该让她移动。”埃德娜责备着她丈夫。“我自己去叫辆救护车。”

“奥尔兹夫人，请不要去。”多丽丝虚弱地喊道，她想跟在后头，

但膝盖骨直往下跪，只好绝望地在奥尔兹先生帮助下坐到台街上。埃德娜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看你，”她说，“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只是有些站不稳。”

“我看你最好去看病。”看到多丽丝好些，她不再坚持去叫救护车了。

“好的，”多丽丝答应说。

“查理，你去开车；多丽丝，你不要动。”

“现在就去？”多丽丝凄惨地问。

埃德娜事先把电话打到麦尔切医生办公室。查理载着多丽丝一到，医生就把多丽丝带出候诊室，直接带她进了检察室。不顾她的反对，麦尔切医生让她躺在桌子上，摸脉搏，测心率，量血压，翻开她的眼皮，刺激她的喉咙，耳朵，然后问她的身体状况如何。多丽丝极不情愿地告诉他她背脊痛。

“在你昏倒前，是否感到背痛？”

“我记不清了，”她回答说。

“这样吧，”麦尔切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听诊器转起来。我一时还找不出病因，现在也不可能给你作一个全面检查。我希望你去医院做些化验。”

“什么样的化验？”

“噢，都做，”他含糊地回答。

“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就可以送你去。你现在感觉怎样？”

“很好，”多丽丝耸耸肩，故意装出了笑容。

“你能不能今天先回去，明天再来做化验？”

“当然可以。”多丽丝说。事实上，她真的感觉很好，像平常一样，这使她对自己耽误医生的时间而觉得很愚蠢。